

我们的

80

年代

李青 著

在我记忆深处的八十年代——

都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青草味道，

穿着白衣红裙的女孩走过工厂水泥板小路，塑料凉鞋叩击出轻快的响声，

一群呼啸而来的青工，把自行车铃铛搅得有如冰雹落地，

那会儿的冰雹都是透明的……

那是我们的青葱岁月……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温暖而寻常的日子……

策划编辑：史佳丽  
责任编辑：史 宁 韩 笑  
装帧设计：未 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80年代 / 李青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ISBN 978-7-5463-2897-3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704号

书 名：我们的80年代  
著 者：李 青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21.5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897-3  
定 价：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1982年的夏天，满晓星大学毕业了。

满晓星怀着对生活和前途的美好而浪漫的憧憬离开了大学校园。她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被放飞到了蓝天。她要飞翔，自由地飞翔。于是她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去等待一种安逸而有前途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天空，到了天海化工厂。她并不知道，从自己兴冲冲地踏进天海化工厂大门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她的另一种苦辣酸甜、丰富多彩的人生。

天海化工厂宽阔的操场上，摆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双卡录音机，正飘出当年流行的青年圆舞曲。满晓星身穿红衣白裙，白皙的脸蛋儿由于兴奋泛起粉红的霞晕。她的清纯和美丽在穿着蓝色青工服的男女中间像一朵突然绽放的莲花，自然、美丽，散发着淡雅的芬芳。她在充满热情地组织厂里的青年学跳集体舞。跳舞的人们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有几分羞涩。人们刚刚从禁锢的年代走出来，不免脚步有些蹒跚，不免内心有些余悸。那些把青春藏在蓝色工装里的男女们，躲躲闪闪地拉着手，但内心的渴望却早已流露在兴奋得潮红的脸颊上。

四车间的丁惠茹和闻安也在人群中学跳舞。有几分木讷的闻安不时注意着兴趣盎然的丁惠茹，此时的丁惠茹俏丽的脸庞洋溢着少有的快乐，她毫无顾忌地拉着闻

安的手。闻安的手早已潮湿，闻安的心思不在舞上，只在丁惠茹身上。他不时地偷看丁惠茹，脚步杂乱无章。

满晓星十分投入地边跳边喊：“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不要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随着满晓星美妙的舞姿，整个队伍开始伴着音乐有序地舞着，满晓星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丁惠茹和闻安跟上了节奏，优美地滑过看热闹的二车间的老皮身边。老皮眼睛一亮，不约而同地和几个二车间的哥们儿冲着丁惠茹发出野兽般的怪叫。

老皮冲着丁惠茹叫喊着：“屁股扭得好啊，来啊，来个大起哄噢——”众哥们更加起劲地叫了起来：“呀哈，哟嗬！”

丁小寡妇真漂亮啊！

丁小寡妇稀里哗啦！”

看热闹的人群开始骚动。满晓星停住脚步看了看周围，皱了皱眉，又冲跳舞的队伍喊：“注意力集中，再来一遍。”闻安站在那里气愤地看着老皮们刚想说什么，被丁惠茹用力拉了一下，示意他继续跳。闻安一脸不自在，脚步又乱了。老皮他们看丁惠茹没什么反应，感到十分不过瘾，“他妈的，还挺能立牌坊啊！”于是互相使个眼色加入了跳舞的队列。他们在人群中东倒西歪，群魔乱舞。满晓星乱了阵脚，整个跳舞队伍也随之乱起来。满晓星脸色通红不知所措地看着众人，人群中只有丁惠茹还在旁若无人地按着节拍起舞，舞姿越发优雅而柔美。

老皮嬉皮笑脸地挤到丁惠茹边上，“丁惠茹，你真是地主读报——假积极。”

丁惠茹继续舞着。

其中一个又凑近丁惠茹觑着脸道：“小寡妇！听说你们四车间马上就要解散了，到我们二车间来吧。我们就喜欢要你，我们都想要你。”

丁惠茹愤怒地舞着。

老皮干脆走到丁惠茹的面前，胡乱扭动着身子，冲着她的脸打了个响指，“小寡妇，来个伦巴！”

丁惠茹突然停住舞步，音乐也戛然而止，操场霎时一片安静。她冰冷地盯着老皮，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了，“你妈才是老寡妇呢，你姥姥跳大神！”

“你骂谁？”

“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全场一片哄笑。老皮被将得下不来台了，他抬手去推丁惠茹。丁惠茹回手将他的胳膊挠了一道子。老皮真急了眼，冲上前照着丁惠茹的脸就是一巴掌，“寡妇翻天是吧！”满晓星冲向前，惊慌地把丁惠茹拉到身后，“你怎么这么无礼？”她乞求地望着周围的人，她此时多么渴望有人站出来把老皮拉走。可是，虽然围观的工人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在观看，没有谁敢站出来主持公道。满晓星很无措也很困惑地站在那里，这样的境遇大大地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简单的人生词典里还找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满晓星就要哭了，但她在心里告诫自己：“满晓星你不能哭！”

闻安趁混乱悄悄溜出了人群，撒腿就往四车间跑。

四车间简陋的休息室内，有一排排更衣箱和几把长椅及大工作台，身穿工作服的晃悠正在台钳上专心地做着什么。台钳下半部播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屋内房梁拴着一根自制的单杠，小猫正在奋力地拔单杠，大汪、喜子等大部分青工正在看段玉刚和老兄弟划拳。

段玉刚和老兄弟交叉着叫喊：“两好；巧七巧七；全去全去；四儿四儿；酒呵你喝；你喝你喝；三星照啦……”老兄弟脸红脖子粗地拉长声音喊着，段玉刚一脸坏笑，不动声色地把手伸到他面前。“八匹马，你骑！”“逮着了吧？”段玉刚收起了拳。“再来再来。”老兄弟拽着他不放。段玉刚得意地走来走去，“赌奸不赌赖，说好的一拳见亮。晃悠，老兄弟输了，这月咱组的困难补助归我了。”晃悠头也不抬地笑着：“归谁我不管，你们俩别打架就行。”

老兄弟很后悔，感觉上了段玉刚的当，“我这个月罗锅上山——钱（前）紧，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说你跟我争什么。”段玉刚一脸坏笑：“谁也不富余，谁也不嫌钱多。”老兄弟还是很不甘心他的困难补助就这样没了，“再来再来，三拳两胜。”

段玉刚不屑地说：“别再栽你了，我拿脚豆儿跟你划你都赢不了！”

众人一片哄笑。

秦光明身着工作服冷着脸走了进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不阴不阳地问：“我说各位兄弟，午休时间就喝上了，是不是有些过了？”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都愣了。晃悠停下手中的活拿起桌上的大瓷缸子慢悠悠地走向前，“秦副，你闻闻，这是酒吗？”秦光明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犹豫着刚要接过瓷缸子，段玉刚上前一把夺过了瓷缸，一仰头，一口气把缸子里的水喝掉，再一抹嘴，“二师兄，请您检查。”说着他一口气吹向秦光明，秦光明赶忙躲闪。“这是酒吗？那儿还有一保温桶呢！咱俩把它都干了，怎么样，师哥？”

秦光明刚要说什么，闻安跌跌撞撞就冲了进来：“师傅，师傅！”段玉刚扔下瓷缸，抓住闻安，“出什么事了？”闻安带着哭腔说：“师傅，丁姐让二车间老皮给打了。”段玉刚使劲揪住闻安，“什么？你再说一遍！”

大伙也面面相觑，以为听错了。

闻安平静了一些又详细地说：“团委组织学跳集体舞，老皮在一边骂丁姐小寡妇，还说咱们车间马上就要解散了。他们拿丁姐找乐，丁姐还嘴……”没等闻安说完，段玉刚头上的青筋立刻暴了起来，他一把推开闻安，高喊：“抄家伙！”说罢，打开更衣箱从里边挑出大号活扳子就往后腰上掖。晃悠手疾眼快地从段玉刚后腰板带上拔出活扳子，扔回更衣箱，“寸铁寸凶。”老兄弟、小猫和喜子、大汪等青工抓过门后的笤帚和墩布，三下两下用消防斧砍成几节木棒。

段玉刚顺手又拿过一根棍子掖进怀里，带着众人杀气腾腾地冲出门。

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身为车间副主任的秦光明，刚刚还为划拳那点小事搬弄是非，看着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他却没有阻拦。

他看着他们冲出四车间，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操场上的吵闹仍然继续着，看热闹的人也仍然在看。

被羞辱的丁惠茹捂着被打得红肿的脸破口大骂：“老皮！你臭流氓！我和你拼了！”说着要往上冲，满晓星和几个刚来的青工急忙拦住。满晓星劝慰丁惠茹：“别理他们，我向领导汇报，追查他们打人的责任。”老皮等人满不在乎地举起录音机把玩着，“小寡妇别装了，没那么娇嫩。你什么没见过？做流产，看着爷们儿喝敌敌畏……”

满晓星不知哪来的勇气，义正词严地斥责老皮：“这几位师傅，我们这是团委

组织的青工活动，请你们离开！”老皮的兴趣突然转向了满晓星，边打量边问：“哪儿来的？歌舞团下放的？身条不错啊。我陪你跳个舞？”说着放下录音机就往前凑。满晓星不知所措地向后躲，声音颤抖着：“你，你不准胡来！”起哄的更加起劲儿了，嗷嗷怪叫着给老皮起哄：“老皮，这个更嫩啊！”老皮更来劲了，伸手就要拽满晓星。

这时一只大手重重地搭在了老皮的肩上，一把把老皮拽开。老皮一个趔趄回头一看是段玉刚，他怒了：“二炮，又来挡横，别充大个儿。”段玉刚一言不发，右手迅疾搭在老皮肩上脚下再一端，老皮就被扔到地上。不等他起身，段玉刚飞起一脚踢到他脸上。老皮抱住头趴在地上，没有还手的机会。其中一个起哄的蹿出去弯腰捡板砖，晃悠抢先握住他的手不动声色地用力，对方竟疼得跪到地上。

老兄弟、小猫、大汪等人，满操场追打着二车间的青工，那些人抱头鼠窜。段玉刚高喊：“闻安，带小丁回去！”

眼前的混乱场面让满晓星惊慌失措，但她仍然没有退缩，“不要打架……”老皮见势爬起躲到满晓星身后，和段玉刚周旋。

段玉刚冲满晓星急吼：“躲开！”满晓星执拗地恳求：“你们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段玉刚红了眼，都没有看清对方是谁，一把抓住满晓星的胳膊把她甩到身后。满晓星痛苦地蹲在地上，呻吟起来。老皮见势不妙拔腿朝厂办公楼跑去，段玉刚抽出怀里的木棍，乘胜追击。

秦光明终于出现在操场，开始准备拉架，但他却看到了受伤的满晓星。受伤的满晓星楚楚可人，秦光明为之一动。满晓星捂着胳膊，在她暂短的人生中，没有经历过的羞辱、伤痛、失望、恐慌……一股脑都来了，一直噙在眼里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一双大手温柔地围住了她的肩膀，她抬头看到秦光明关切的神情。

“你很疼吗？”

满晓星委屈地点点头。

秦光明轻轻拉起她，“快走。去医院！”

满晓星跟随他跑了起来，乱成一锅粥的篮球场被他们甩在了身后……

医务室内，满晓星的左臂吊在胸前，此刻她像从噩梦中醒来一般，如果不是隐隐作痛的伤提醒她，她一定不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而且是自己亲身经

历的。护士为她做最后的包扎处理。秦光明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满晓星。

满晓星擦了擦还挂在脸上的泪珠，“吓死我了，原来就是脱臼，我还以为……”秦光明也笑了：“你把我也吓坏了，你刚才脸色煞白，一脑门虚汗。”满晓星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对了，我还没谢谢你呢，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秦光明这才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自我介绍：“哦，秦光明，四车间的副主任。今天打架的就有我们车间的人。”

满晓星内心充满温暖，这种经历让她感到了几分沧桑，“谢谢你，秦主任。我是……”秦光明没容她说完，就接着替她介绍：“满晓星是吧。刚分来没几天的大学生，在团委工作。”满晓星有些惊讶，天真地笑着点头。看着眼前的秦光明，满晓星感觉他和那些工人不一样，但哪里不一样她也说不出来，至少他不那么野蛮、粗鲁。她刚想说什么，医生走了进来，“行了，都处理完了。你们……”没等医生说完，秦光明急忙打断：“大夫，您出来一下。”说着拉着医生出门。秦光明四下环顾一下，然后低声地对医生说：“大夫，让我们这位同志住院观察几天吧。”医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这点伤，不用住院啊。她只要不乱动，过几天来复查就行了。”

秦光明语气非常严重地告诉医生：“她可是我们厂新分来的大学生，厂里的宝贝人才。作为领导，我有义务保护好她。这也是厂里的意思。”

医生恍然大悟：“行，我明白了。”

秦光明转身向满晓星说：“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满晓星着急地说：“真的没有必要。大伙已经觉得我娇气了，我再住院，影响多不好，咱们回厂吧。”秦光明笑着和她解释：“晓星，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是代表四车间处理这件事，你今天受伤，也是我们车间的人闹的。我得主动把事情办妥了，否则我的工作就没尽到责任。”

满晓星一时间感到非常懊恼，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刚来上班就惹上麻烦，妈妈一定会怪罪她不该到工厂上班的。不，我决不能住院，可是她刚开口，“秦主任，我不……”

秦光明果断地打断：“就这么定了，我去办住院手续。”

满晓星无奈地看他离去。

不一会儿，秦光明拿着住院手续兴冲冲地跑回来。满晓星看见他那张此时高兴

得有些孩子气的脸很纳闷，住院又不是什么喜事，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行了，住院手续办好了。走吧。”“我妈妈要是知道我住院非急坏了不可，我还是回家吧。”“这样吧，你先休息，等到傍晚时你觉得没事，我们再送你回家，病床不退，这样回来复查也方便。我刚跟侯厂长通过电话了，他同意这样安排。”满晓星不好再坚持了，站起身，边走边问：“秦主任，今天拽我胳膊的，是你们车间的人？”秦光明似乎很不在意地笑笑，“他是我师弟，不过，这件事我还真不能护着他，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满晓星赶紧解释：“其实也不能怪他。他是来帮忙的，开始闹事的……”秦光明不容她再为段玉刚解释什么，打断她：“你不用管了，工厂有规章制度，这些事厂里会处理的。我这个师弟啊，好勇斗狠，没文化。除了干活不差，哪儿都差。你别往心里去啊。首先，段玉刚要过来向你道歉，看他的态度再决定怎么处理他。”

满晓星迟疑地点点头。

段玉刚、老兄弟和小猫等人挤坐在保卫科的一条长椅上，段玉刚和老兄弟居然还在没心没肺地无声地划拳，晃悠心事重重地往窗外看着。齐科长手拿一摞稿纸从外间办公室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段玉刚他们忙收起了各自的拳头，虚虚呵呵地冲着齐科长傻笑。齐科长看着他们无奈地摇摇头问：“打累了？还知道找座儿。”边说边给每人发了两张纸，晃悠见状急忙上前帮忙。齐科长冷着脸子并不理他。段玉刚煞有介事地站了起来，“哎哎，都立起个儿来，让领导先坐。”边说边和老兄弟挤眉弄眼。

大家参差不齐地立在那里，齐科长真是哭笑不得。他指着段玉刚的鼻子数落：“大前天在食堂买饭你就打了一伙，你要是三天不生事我就给你报先进，可你那尾巴连两天半都夹不住。”

段玉刚嬉皮笑脸地说：“人是猴变的，我没变好。”

刚正经起来的一伙人又被段玉刚逗笑了，齐科长忍不住扑哧一声也笑了。齐科长自觉不对，马上收起笑容，“你还知道啊，就算皮军他们破坏团委活动，轮得上你管吗？”晃悠冷不丁插一句：“坏人坏事，人人得管。”齐科长很恼火，恶狠狠地说：“聚众斗殴，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严打时期，等着进拘留所吧。”段玉刚反而很平静：“齐科长，我得跟你谈谈心了。老皮是祸头，你把我们关起来，我这思想想不通，你得给我做做思想工作。”

“想不通慢慢想，我给你们时间，把检查写了。不给我交代清楚了，谁也别想走。”说罢，齐科长愤然离去。

他们拿着稿纸面面相觑，段玉刚也没有话了，看着稿纸发呆。老兄弟索性叠了个纸飞机扔了起来，他走到窗边去捡纸飞机，忽然发现皮军一伙人有说有笑地从楼门出去。老兄弟觉得哪里不对，赶紧召唤屋里人：“哎，你们看。”段玉刚等人都围了上来，眼睁睁看着老皮一伙人扬长而去。

“齐大脑袋把老皮他们放了？”

“那干吗单把咱扣这儿？”

大家面面相觑。老兄弟走到门口，拉门，“锁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家都把眼光投向了段玉刚。段玉刚似乎想都没想就打开窗户，噌地跳上窗台。晃悠有些迟疑地问：“玉刚，这样走不合适吧？”段玉刚大手一挥：“他们也太势利眼了，四车间不当软柿子。撤！”晃悠急忙把桌上的纸收了起来，众人随段玉刚嗖嗖地跳窗离去。段玉刚舒服而得意地唱着：“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他们跟着段玉刚也高声唱了起来，随手把手中的稿纸高高地抛向空中，稿纸随歌声在空中飞扬着……

齐科长直接到了四车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董副厂长也在，很是吃惊。他不理解为什么董副厂长对这事这么重视，他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绝不是写个检查那么简单的。四车间的主任严昌泰气哼哼地坐在一边。丁惠茹正辩解着：“……皮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打我，段玉刚他们是打抱不平。”严昌泰指着她问：“丁惠茹，咱们车间盛不下你，闲着没事跑去跳舞，搂搂抱抱的，好人有跳那个的吗？”闻安赶紧解释：“是跳集体舞，团委组织的。”

严昌泰一时语塞：“那、那怎么别人不跳呢？你还是好这口儿。”

丁惠茹悲愤交加声泪俱下：“您不就是想说我没羞没臊吗？骂吧，没关系，皮军已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小寡妇了。师傅，今天这事你要是不秉公处理，我今晚就带着铺盖卷到皮军他们家住去。我让他爸妈知道，他们儿子欺负人是什么结果。”

严昌泰不耐烦地一挥手：“别瞎闹了，你还怕闲话不够多啊？”

齐科长马上打圆场：“我们再调查调查吧。”董副厂长点点头。

严昌泰心烦地叹了口气，“走吧，走吧。回头再说。真不让人省心，都不是省油的灯。”

青工们像得了特赦，一溜烟儿都没影儿了。

屋内突然就静了下来，气氛有些凝重。齐科长在桌上拿起一只破旧的瓷缸起身给董副厂长倒了杯水，董副厂长看看满是厚厚茶垢的破瓷缸，皱了皱眉接过去，放在了一边。

严昌泰干咳了两声，首先打破了沉静：“董副厂长，凡事得问个原因吧。我问过了，今天这事，是二车间那帮小子闹的事。”

齐科长看看脸色更加阴沉的董副厂长，马上接住话头：“老严，你就护犊子吧，段玉刚和晃悠带着四车间十几号人，满厂院追着皮军他们打。”

严昌泰毫不客气地挖苦齐科长：“你就爱夸大事实，你怎么不说全厂一千多号人集体暴动呢？”董副厂长感觉严昌泰的话十分刺耳，很不客气地指责：“你们四车间的人从你这一把手开始就不识好歹，你还别大喘气。”严昌泰看着董副厂长那张看不出是非的脸，据理力争：“我早就不想喘这口气了，四车间就是后娘养的。看看厂部、一二三车间，高楼大厦，再看看我们那边，破瓦寒窑，我们这边小伙子大姑娘能踏下心生产就不错了。”

董副厂长极力做出语重心长的样子：“老严，早就跟你说过嘛，你这岁数越来越大了，还在一线盯着是力不从心了，不行就换换岗嘛。”严昌泰冷笑一声，毫不示弱：“要看我不称职，干脆一撸到底，我当工人去。”

董副厂长没有再和严昌泰正面冲突，转身把皮球踢给了齐科长：“齐科长，你们保卫科什么意见？”齐科长见严昌泰和董副厂长话赶话闹得很僵，董副厂长不想当面得罪人又把难题推给他，他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又一脚把球蔫蔫地踢了回去：“我跟老严是臭嘴不臭心，我也是为他着急，怎么处理还是听领导的吧。”董副厂长也斜着看了一眼齐科长，心里骂道：“他妈的，真滑头！”

董副厂长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咬牙切齿地发狠：“这个段玉刚必须给他下猛药了，照这样下去，他非嘬出大祸不可。我的意思是交派出所处理！”

严昌泰的心一沉，猛地抬起头看着董副厂长，像不认识一般。

段玉刚、晃悠等人一路唱着像打了胜仗一般，勾肩搭背、鱼贯而入。晃悠进来就大喝一声：“过瘾！痛快！三盐组的，干活！”段玉刚等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立即奔赴各自岗位利索地准备起来。

一直心急如焚的丁惠茹忙来到段玉刚面前，递上一杯水，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段玉刚挤眉弄眼地笑笑，接过杯子，“有事！……渴得厉害。”一仰脖子咕嘟咕嘟灌了个饱。丁惠茹心疼地望着段玉刚，心里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她温柔地靠近段玉刚，刚想说什么，一声大喊吓了段玉刚和丁惠茹一跳。

只见胖曹姐挺着肚子，像凶神恶煞的孙二娘一般，站在车间中间大声训斥：“段志刚！你们这帮败家子，把我的笤帚墩布全都毁了。咱可说好了，扣奖金扣你们的！”丁惠茹推一把段玉刚，咯咯笑着走开了。

老兄弟学着胖曹姐腆着肚子，做着鬼脸：“我们这是打击侵略者去了，头儿们还得给我们发奖金呢，等着吃我们的喜糖吧。”胖曹姐嘴一撇：“别做梦了。哎，小段，你这又是给小丁拔撞，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段玉刚不假思索地回答：“男女关系。”

胖曹姐哧哧笑了：“呸，不要脸！”段玉刚很奇怪地看着胖曹姐，一脸无辜的样子说：“这有什么，曹姐，咱俩不也是男女关系吗？咱们不都是二尾子，正常男女吗？”胖曹姐叉着腰笑骂：“占我便宜，回头我们那口子把你戳了！”

大伙乐了起来。

晃悠怕段玉刚把握不住自己又惹出是非，收起笑容冲大伙高喊：“准备好了吗？上料！开工！”

四车间的机器轰轰地响了起来。从小就在厂里长大的段玉刚听到机器的轰鸣声，马上收起笑容，面色凝重而庄严。他站在工作台上，就像舰艇上的将军站在作战台上一一般，立刻就有一种使命感。段玉刚和晃悠等人跳下工作台，摘下防尘口罩，脸上已是大汗淋漓，他们摘下胶皮手套，里边的汗水成串地流淌出来。丁惠茹忙端着一饭盒西红柿走过来，分给大家。大家对她这种殷勤和关怀已经习以为常，都很不客气地抓起就吃。只有闻安接过西红柿，关切地看着丁惠茹被老皮打了的脸，

“都肿了，你用凉水敷一敷，别用热水，那样肿得更厉害。”

老兄弟随口调侃：“这是热胀冷缩的原理。”闻安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段玉刚扫了一眼丁惠茹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丁儿，这两天少去厂部那院，万一碰见老皮，他要是再起腻，你什么话也别说了，赶紧回来找我们。”

丁惠茹受伤的心就像被手抚摸着一般舒服，她目光如水般温柔地看着段玉刚，温顺地点点头。段玉刚不忍看她在自己面前这种可怜兮兮的样子，忍不住关心她：“赶紧修理修理你这张脸吧，再不弄瓜子脸就肿成面瓜脸了。”

丁惠茹顿时心花怒放，娇嗔地笑了：“讨厌……”

段玉刚丝毫没有理会丁惠茹眉目传情，把脸掉向一边：“哎，晃悠，把那二十块钱的困难补助发给我吧。”晃悠马上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和一张表，“领钱签字。”段玉刚不客气地接过钱，在表格上签名。老兄弟不满地看着那二十元钱嘟囔：“咱俩不是哥们儿。”段玉刚笑着，故意在他面前把钱摆弄几下：“干什么，还不服气？有本事你赢我啊。”说罢，段玉刚把大汪拉到一边，把二十块钱迅速塞进大汪的口袋里。众人没有发觉，只有晃悠和老兄弟看在眼里。大汪和段玉刚暗地里推辞着，段玉刚把钱往大汪手里一塞就向休息室去了。大汪感激地攥着手里的钱，跟在他后面。

段玉刚接过丁惠茹递过来的茶水，稀溜溜稀溜溜地喝着，像没事人一样。晃悠很懂段玉刚，他就知道段玉刚绝不会为自己和哥们儿争这二十块钱。但他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从不过问。晃悠开始吩咐大伙搞卫生，准备收工。

老兄弟看到段玉刚把钱给了大汪，很不理解，本来也想装作看不见，但他不是那种有话能藏住的人，憋了一会儿还是没憋住。他把段玉刚拽到一旁问：“玉刚，你把那二十块钱给大汪了？”段玉刚淡淡地回答：“他爸不是得癌症了吗？他缺钱。”老兄弟鼻子一抽，不满地嘟囔：“我要知道你是为了他，我说什么也不把补助让给你。”

段玉刚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和他讲道理：“人家老爷子有一天没一天了，你还好意思争吗？我就知道明着发给大汪你得炸刺儿，你缺钱？你不就是想买套炒菜的家伙吗？拿这月奖金买去啊。处处算计，你就是个财迷脑袋。”

老兄弟不服气地哼了一声：“为他……”

“段哥，严主任带着齐大脑袋回来了，脸倍儿黑！”小猫忙三火四地从外面跑进来。段玉刚放下杯子，一脸仗义：“所有事儿你们都推我身上……”

严昌泰和齐科长边走边听胖曹姐叽里哇啦地告状。严昌泰的脸色铁青，边听眼

睛边四处搜寻。段玉刚凭经验判断他是在找打自己的家伙儿。段玉刚见势不妙，迅速躲进原料铁桶垛后边。他正暗暗得意，一股水注突然从侧面射来。严昌泰手持胶皮水管怒视着段玉刚，老兄弟等人站在旁边想乐又不敢乐出声来。他们感到主任整治段玉刚的招儿愈来愈损了。

段玉刚被水滋得站不住了，狼狈地告饶：“师傅，涝了涝了！”

严昌泰更加发狠地把管子对准段玉刚：“钻，接着往里钻，头朝里，撅屁股！”段玉刚连连告饶：“师傅师傅，别滋了，再滋就顺着底下进去成灌肠了。”

严昌泰这才气哼哼地扔下胶皮管子。

段玉刚像个落汤鸡似的出来，乖乖地立在严昌泰和齐科长面前。丁惠茹站在远处不敢靠前，眼巴巴看着他，心很痛。齐科长极力地忍住自己不笑出来：“段玉刚，你居然带着大伙跳窗户逃跑，你就把祸往大处嘞吧。”

“去办公室！”严昌泰头也不回地离去。

丁惠茹忙悄悄塞给段玉刚一条毛巾，其余的人和段玉刚做着鬼脸，幸灾乐祸。

脸色铁青的严昌泰坐在办公桌后，晃悠忙着给齐科长搬椅子倒茶水，段玉刚仍然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打开电扇，摆弄着转头，让风吹向严昌泰。段玉刚几分讨好地问：“给您消消汗，风小不小？”严昌泰白了他一眼，不理他虚头巴脑那一套，“过来，站好站好。道理掰开揉碎给你讲过多少遍了，你要是当流氓，社会上混去。在线底下混你当老大，越了线，公安局现在正严打，有地方收你。”

段玉刚貌似很诚恳老实的样子，“师傅，我已经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了。”

齐科长听了段玉刚这话，真是哭笑不得。他指着面前的段玉刚数落：“还金盆洗手，把新来的大学生弄到医院去了！你真以为自己是老大？”

段玉刚很不服气，但没有还嘴，只是倔犟地把头扭向一边，看着窗外。严昌泰看看浑身湿漉漉的段玉刚动了恻隐之心，把话头又转向了晃悠：“晃悠，还有你。你这大组长怎么当的，他犯浑你怎么不拦着？”晃悠马上来了机会，点头哈腰地认错：“我也是脑袋一热，责任都在我，我代表大伙写检查。”段玉刚马上不快地冲晃悠嚷：“就你会写字是吧，你代表不了我。”

齐科长站起来扒拉他脑袋一下：“你别七个不在乎八个不在乎的，这是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聚众斗殴事件，要不是你师傅拦着，今天就送你去派出所了。”

你小子，长点出息吧。”

严昌泰指着窗外又命令段玉刚：“你现在马上去医院给满晓星赔礼道歉，态度放老实点儿。”段玉刚一瞪眼睛，驴劲儿又上来了：“我给她道歉，凭什么，我认识她是谁啊？”“你把人家胳膊弄骨折了。”齐科长气得在屋里来回走动，恨不得端上段玉刚一脚才解恨。他想：这要是他儿子这么惹祸，早把他的腿打折了。

“那是她缺钙，骨头太软。”段玉刚见拗不过就一副耍无赖的样子。严昌泰猛地一拍桌子：“别给脸不要脸，这是侯厂长发话了。咱们厂几年才分来一个大学生，你一拽一个准。怎么不把你骨头拽断呢？你去还是不去？”

段玉刚梗着脖子不说话。

晃悠边冲段玉刚使眼色边开导他：“玉刚，放个屁的事，偏得崩一裤裆屎才高兴是吗？严主任，齐科长，你们别着急，我一定押着他去道歉。”

严昌泰看段玉刚这么不进油盐，火直往上蹿，转身就去抄家伙。“师傅，您别上火，我去，我去还不成吗？”段玉刚跳起来，逃出办公室。晃悠和齐科长赶忙拦住严昌泰。严昌泰冲着段玉刚骂道：“浑蛋小子，翻天了！”

小猫及时地探进脑袋，“师傅，有人来了，说是要参观咱们车间。”齐科长将信将疑地看他。小猫说：“真的，骗你们我不是找死吗？”严昌泰缓了口气，“谅你也不敢开这个玩笑。”说着和齐科长一起出去了，晃悠跟在他们后面长长出了口气。

严昌泰来到车间时看见有几个穿土西服的人在到处参观。严昌泰急忙走过去寒暄：“欢迎各位！”他们一行人说要看看设备，严昌泰就带他们一一参观，他像把自己宝贝的孩子介绍给人一样，珍爱之情溢于言表。

严昌泰用粗壮的大手抚摸着说：“这是五十年代设计的，但一直很好用。我们天海牌的三盐产品，就目前来说，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销路。不知道你们还想了解哪方面的事情？”几个参观的人似乎对他的话并不在意，只是一心观看设备。严昌泰有些尴尬，很纳闷地看着他们，心里直嘀咕：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怎么像在牲口市上的牲口贩子？他越想越不舒服，脸子变得有些难看。其中一个参观者似乎看出了他的不快，忙应付道：“啊，我们就是随便看看。”严昌泰感到很没趣，但他马上发觉不远处两个参观者站在二号罐前窃窃私语、比比画画。严昌泰走过去问：“你们厂，也要上三盐项目？”

参观者看着二号罐很感慨地说：“老严师傅，你们国营大厂就是不一样啊。三盐在化工行业来说，已经濒临更新换代了。你们还能保留一个车间的生产，真是不容易啊！”严昌泰听出他话里有话，但又不好说什么，心里十分别扭：今天怎么了？没有一件让人顺心的事呢？他已经失去了耐心，正想找借口离开，秦光明走了进来，很恭敬地叫了一声：“师傅。”严昌泰赶紧走过去，小声地说：“啊，正好，来了几个参观的，你陪着吧。”秦光明其实很愿意让他走，就马上把话题转移到别处：“好的。对了师傅，那个新来的大学生伤得挺重，住院了。”

严昌泰皱皱眉，很不耐烦地骂道：“什么！这猴崽子干的好事儿！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说着就要走。他刚走几步忽然站住了，又嘱咐秦光明：“一会儿你打听一下，这几个人是哪个单位的？跟咱们厂要怎么合作？”秦光明不以为然地笑笑，故作轻松地回答：“这有什么可打听的。人家就是乡镇企业，想接收咱的三盐车间呗。”严昌泰大惊失色，他收回了脚步，“啥？厂里不是还没决定吗？这就开始折腾人来看设备了？”秦光明很平和地微笑着：“师傅，您看您，一说这个您就生气。淘汰三盐是早晚的事，您何必呢？”

严昌泰疾颜厉色地指着秦光明的鼻子：“我就看不惯你这副胳膊肘往外拐的样子。三盐是什么？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秦光明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正面和师傅交锋，他深知淘汰三盐对师傅意味着什么，这个娄子不该由他来捅，他虽是受益者，但不想承担背叛师傅的骂名。秦光明不再言语。严昌泰显然被气着了，转身不管不顾地冲那几个人嚷嚷：“走了，走了，各位，听我说，要生产三盐，我们厂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设备，请你们上别处找去，我们这儿没有。三盐是天海的老品牌产品。不管市场怎么变化，这个传统是不会变的。我们就是干到它完全没有销路，也会干到底。各位请便吧，参观结束了。”

秦光明没想到师傅会这么不给人家面子，“师傅，您……您这是干吗啊？”严昌泰瞪着眼睛吼：“干吗？送客！”

几个参观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刚才还很热情地介绍设备情况，还想谈合作，这会儿就翻脸不认人了？他们不满地议论着，秦光明只好语无伦次地向人家解释，送人家出门。

秦光明送走参观的人，马上就到了董副厂长办公室。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和董副

厂长如实汇报了。董副厂长扔下手里的钢笔，极其不满：“这个老严，真是头倔驴。上次党委会他没参加吗？给三盐找出路，是咱们厂的既定方针之一。”

秦光明苦笑：“不是还没最后决定嘛。”

董副厂长情绪很激动，他觉得严昌泰就是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他要把他一脚踢开，“没决定也要把工作做到前面。像他这么闹，不跟厂里一条心，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四车间的病根儿就在你师傅身上，他这个车间主任，谈不上不合格，可态度确实恶劣。”秦光明恭敬而小心地说：“董厂长，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师傅在车间里威信很高。”

董副厂长很不屑地看着秦光明，他知道他在玩儿什么心眼，“秦光明，别跟我要滑头，我告诉你一个底儿，侯厂长调来厂里三个月，一直在考察干部。现在是八月底，年底各车间领导班子肯定要调整，你这会儿要是不勇敢地站出来，到时厂里给你们车间派人过去当一把手……你想想吧。”秦光明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我明白，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董副厂长满意地笑了，转而又此地无银地说：“你不要以为我和你师傅有什么个人恩怨。”秦光明心领神会：“您是为了工作。”董副厂长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了声音：“你知道就好，回到开头的话题，四车间的问题都让它暴露出来，让侯厂长眼见为实。”

秦光明不易察觉的笑脸，颇有几分得意，“已经开始暴露了……我已经安排满晓星住院了。怎么处理，还得您来决定。”

丁惠茹、闻安等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忧心忡忡。他们都为段玉刚担忧，这些人和他有着过命的交情，虽然他有时很浑，但心是热的，这些人谁伤了他都痛。这些年来他就像他们的保护神一样，但他们却没有能力保护他，只有为他担心，为他暗自神伤……正当他们六神无主的时候，段玉刚骑着车子晃晃悠悠过来了。丁惠茹第一个看到了他，马上迎了上去。段玉刚像拍哥们儿一样，潇洒地拍了拍她的肩。丁惠茹感觉很美。

闻安很沮丧地问：“师傅，那个满晓星的胳膊真断了？”段玉刚一脸不在乎，“我哪知道，那胳膊细得跟笤帚把一样。”闻安转弯抹角地劝他：“那咱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她。再说人家也没得罪咱，她还护着丁姐呢。”段玉刚马上变了脸：“废话，她是